



大鳳凰 20
青少年文庫

陈思和○选析

巴金作品赏析



现代文学读本

海南出版社

火凤凰青少年文库◇现代文学读本 20

巴金作品赏析

陈思和 编选◎导读

海南出版社

I 206
1044
SC483/10

《火凤凰青少年文库·现代文学读本》

巴金作品赏析

陈思和 选析

责任编辑:朱作霖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105. 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2号)

山东省新华书店图书音像批销中心经销

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印刷

1997年9月第一版 199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mm 1/32 印张:38

字数:760千字 印数:1~10682

ISBN7-80590-130-9/Z·52

全辑六册总定价:46.00元

《火凤凰青少年文库》总序

我为什么要为青少年编书

◆陈思和

记得在“文革”的年月里，我在上海杨浦区的一所不著名的中学里混着，那时学校里提出要“复课闹革命”，可是也没有正儿八经的课可以上，同学们到教室里去坐一坐，聊一聊，已经算是很好的学生了。可是在地下，同学之间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图书，都是一些被撕了封面、插图上打了叉叉的破旧小说，还有手抄本。这些书在我们手里传来传去，囫囵吞枣地被议论着，消化着，从这里我开始知道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大仲马和巴金。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有男同学也有女同学）每天放学后就聚在一起，有时在操场上，有时在马路边，交流着刚刚看过的“资产阶级小说”的体会。现在想起来那些交流都近于胡说八道，可我们却谈得出神入化、如痴如醉，直到天全黑了才恋恋不舍地分手回家，然后匆匆吃过晚饭又进入下一轮

的阅读。我对文学和历史的兴趣，大约就是这样形成的。以后，由读文学作品慢慢发展到阅读各种文史著作，记得在1969年时我借到一本焦循的《孟子正义》，我那时因读毛泽东的诗词，对繁体字直排本都有相当的兴趣，于是也不管读得懂读不懂，竟一字一句地抄了几个月，成为我收藏的第一本手抄本。

就是这样开始的，在那个不提倡读书的年代里，我对学习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十四五岁的少年一切都在迅速地长大，身体在发育成长，欲望在不断滋生，心智也渐渐地成熟。过去只觉得是懵里懵懂地一天天打发日子，可是到了那个时候，一种强烈的时间感会刺激你、追逼你、让你感到空虚和焦虑。那时学校里根本学不到知识，可是我心里却紧张地感受到自己的年龄在一天天长，要变成“大人”了。在孩子的心目中，大人应该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可是我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的无知无能。这种随年龄一天天增强的内心恐惧，只有靠拼命地求知才能把它抵消。前些日子我找旧东西时无意翻到一张当年的个人学习计划，第一句就写着自勉的话：我不能辜负自己的年龄。意思就是说，我不能让年龄白白地增长。于是我到处借来“文革”前中学各年级的课本，语文、数学、英语等等，几乎是见到什么就自学什么，连化学也自修到二年级，后来因为没条件自己做实验，才不得不停止学习。

大约就在那段时间里，我借到一套50年代的高中文学

课本。现在中学里只有语文课本，可我借到的确是“文学”课本，一共四册，第一册是先秦两汉文学，第二册是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文学，第三册是元明清文学，第四册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第一篇课文是《诗经》的《关雎》，最后一篇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片断，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品都被选进去了；而且每一单元都有时代概述和文学史概述，每篇作品都有详细的注解，虽说是作品选，却给了你一个完整的文学史知识。后来我读大学中文系，上过专业的文学史课程，也读过各种文学作品的选本，知识面是扩大了許多，但对我影响最深，并成为我的文学史知识的基本功底的，仍然是那一套高中文学课本。可惜这套书后来不知流失到谁的手里，近几年来我愈来愈怀念这套课本，曾多方打听当年编选教材的情况。偶然在一次学生作文评奖的活动中遇到一位著名特级语文教师，我说起这套教材时她也深有同感，她告诉我这套教材是50年代教育改革时编的，但不久又被改掉了。她有一句话对我很有启发，她说，把文学作品仅仅作为语文教材是不够的，中学生的许多想象力就是靠文学艺术才激发起来的。是啊，读文学作品，当然应该弄清楚语词的含义和文法的规律，但更应该的是通过阅读，获得一种少年男女对美的感受，不仅是语言艺术的美感，还有透过语言艺术来获得人类几千年来代代相传的美好心灵美好感情的特殊感受。这是靠心灵对心灵的呼唤，靠感情对感情的激发，靠智慧对智慧的启迪，决不是简单的几句概念和几条定

律所能传授的。那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说她自己正是靠读文学作品成长为语文教师的，这也让我想起自己的成长经历，在失学的年代里唯一能照亮我的心灵的就是靠阅读大量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文学作品。我今天能够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不能不对滋养我心灵成长的文学作品怀有深深的感激。

我想少年男女的成长道路上必然会面对三个世界：现实世界、知识世界和心灵世界。现实世界就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包括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我们通过生活实践来逐步了解它；知识世界是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文化科学知识，这些知识我们不可能都从实践中获得，所以需要通过教育来掌握；心灵世界最复杂，它包括个人的思想感情、道德品质、人格精神，也包括一些稍纵即逝的心理因素，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不能了解自己的心灵，或者无法面对自己的心灵，而文学，是指引我们进入自己内心世界的最初向导，以后还可能通过文史哲学来求得。如果一个人生活很优越，知识也很丰富，但对自己的心灵世界却一无所知，这个人不能算是一个高尚的、健全的、丰富的、坚强的人，也不能成为一个有魅力的人。现在少年男女的生活学习条件与我在中学“混”的时期相比，无论生活条件还是学校教育制度，都不知要好多少倍，但是，心灵世界是否也很丰满呢？我常常接触一些同龄朋友，他们跟我一样在“文革”中度过青少年时期，没有机会受到良好教育，后来

也没有机会靠自学来发展自己，就这样平平庸庸地人到中年了，他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多读书，读好书，去实现自己已经无法实现的人生理想。为了达到这一人生最后心愿，他们为自己的孩子安排了繁重的学习任务，除了学校里正常上课以外，晚上请家教，休息天上业余学校补课等等，孩子的作息时间被安排得密密麻麻。这些孩子的生活条件都不错，功课多少也能长进一些，可是他们却失去了游戏的时间，幻想的时间，看闲书的时间，与其他同学交流的时间，甚至也没有了发泄青少年特有的苦恼的机会和时间。有一次我告诉一个孩子，我小时候经常爬在一棵桃树上，仰着脸，一面背书，一面看着天空怎么变换颜色。这位孩子像听神话一样，惊奇地问：什么是桃树？你怎么能爬上去？天空有什么看头？你妈妈不骂你？你为什么不做作业？这一连串的问题使我感到无从回答。

每每我将这种忧虑告诉那些做父母的朋友，他们大都同情我的说法，但又觉得现在的孩子学习不自觉，根本不能对他们放任自流。我没有从事过青少年教育工作，不知我的那些经验和想法是否都浪漫得过了头，但我总是不服气地想，你们根本不给孩子一些放松的机会，又怎么能知道他们学习不自觉呢？从青少年的全面成长角度说，无论如何应该给孩子一些自由的空间，让他们有时间和有条件面对自己的心灵世界，来逐渐地认识它和丰富它。所以我想为青少年编辑这套“火凤凰青少年文库”，就是想做个尝试——替孩子们争取一点

课外阅读时间和提供一个小小的阅读空间,让孩子存放自己的感情和心灵。现在为青少年编的书有许多,可能各有各的特点。我对这套丛书的设计很简单,一是请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为青少年编写普及读物,把我国的优秀文化遗产陆续介绍给青少年读者,让正在逐渐接受现实世界和知识世界的少年男女,将自己的心灵蓓蕾直接栽到人类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上,使心灵之花得以健康开放;二是为青少年读者提供一批有价值、可以经常放在书架上和床头边,像是一个好朋友一样随时可以交流心灵的读物。外国有类图书,叫作家庭常备读物,但不是那种家庭卫生、食谱之类的实用工具书,更不是为了应付考试的参考书,而是一些好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少年读的小说。也就是说这类作品可供家庭里的一代代成员读下去,父母读过的书,还可以保留给孩子读,再留给孙子读……永远不会过时。我把这套书取名为“青少年文库”,也就是这个意思。

前几年我编辑了“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和“火凤凰文库”两套丛书,一套是以博士生和青年学者为主的批评文集,一套是以著名学者、作家为主的纪实体散文,出版后都受到了大学生、研究生和广大读者的欢迎。现在我用“火凤凰”这个美丽的象征作为礼物送给广大青少年朋友,希望青年一代真的像火中的凤凰那样绚丽灿烂,凌空而上,成为真正无愧于我们这个世界的新一代。

1997年2月4日于上海黑水斋

导言

巴金的文学创作道路

巴金本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04年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里。因为从小失去父母，在家庭中受到他房长辈的欺压，所以能比较真切地感受到家庭专制对年轻人身心的摧残。推而论之，他对社会上一切压制人性、妨碍个性发展的专制制度都深恶痛绝。他曾宣布：“我现在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当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这种“人类至上”的思想后来成为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基本核心。“五四”初期，巴金受到新思潮鼓舞，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社会主义的书籍。他读了俄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克鲁泡特金的宣传小册子《告少年》，波兰民粹派作家廖亢夫的剧本《夜未央》，以及俄国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爱玛·高德曼的一些宣传文章，立刻被他们鼓吹革命的言论所吸引，并信仰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无政府主义思想核心主要反对专制和强权，追求极端的个性自由。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的基本目标之

一。这些契合点使巴金既成为一个坚定又幼稚的无政府主义信仰者，同时又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反封建文化战士。

无政府主义信仰在巴金的文学创作中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早期投入社会运动，曾为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而奔波，直到无政府主义运动在中国瓦解以后，他才将这种剩余的政治热情与无可奈何的失望情绪倾吐在艺术创作之中，用他的文学活动来宣泄他的政治热情。他常常说：“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这种创作心理只有放在他的信仰背景下才能体会其真诚性。其次，巴金是在政治信仰渺茫以后才从事创作的，所以他在创作中很少正面宣传他的信仰，更多的是通过感情的抒发，在审美意识上曲折地表达出理想色彩。他崇尚个性的绝对自由，追求高尚但抽象的道德人格，对黑暗的社会现状采取彻底的反抗态度，这都决定他的抒情风格必须带有强烈的个性。它是绝望的，哭诉的和狂热的，它总是一遍又一遍的写青春的毁灭，死亡的痛苦，人生的不堪忍受，以及年轻的恐怖主义者在暴力中毁灭敌人也毁灭自己的同归于尽……。这种紧张、热烈，充满着生生死死、爱爱仇仇的故事曾对当时的年轻读者产生极大的诱惑力，也构成了巴金审美风格的主要一面。

1927年巴金去法国求学，到了巴黎以后，异国境遇的寂寞与当时各国政府对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镇压，都刺激他拿起笔来，倾吐内心的愤懑。他写下了第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中篇小说《灭亡》。这里所说的自传，无非是个人经历的实录，他是通过一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杜大心的形象，真实地描述了自己从参加社会运动以来的心灵的历程。这部作品

在结构上和描写上都存在着许多败笔，但它真切地反映出某些青年知识分子在恐怖政策下的骚动、激愤与反抗的心理。杜大心是一个带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革命者，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但他忍受着极大的生理痛苦，为反抗专制制度而拼命工作。肺病使他看不到个人的前途，而强大的黑暗环境又使他看不到人类的前途。虽然他也被人爱过，但个人的爱情远远抵不住他面对人类苦难时产生的绝望，他终于自愿地走上了灭亡的道路，以求用一死来获取永恒的安宁。当一个工友被敌人杀头以后，他企图暗杀军阀来平息内心的痛苦，最后白白地牺牲了自己。这样一个形象出现在恐怖笼罩中国大地的1929年初，理所当然地会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

《灭亡》震撼的反响使巴金顺利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从此，他把写作看作是自己不可缺少的一种生活方式，自觉地在创作中倾吐内心的爱憎与痛苦。他的创作感情几乎像火山爆发似的，从1929年到1949年底，他一共创作了18部长篇小说，12本短篇小说集，16本散文随笔集，还有许多翻译作品，为中国新文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巴金的创作成就中，中长篇小说的创作占了主要的地位，其中又是以两大题材的系列创作最为显著。其一是表现社会革命，表现知识分子寻求真理的题材系列，包括《灭亡》（1929年）、《新生》（1933年）、《爱情的三部曲》（即《雾》〔1931年〕、《雨》〔1933年〕、《电》〔1935年〕）、《火》的第一部（1940年）和第二部（1942年）；其二是表现家庭生活，抨击旧式家庭的腐朽和罪恶的题材系列，主要有《春天里的秋天》（1932年）、《激流三部曲》（即《家》〔1933年〕、《春》〔1938年〕、《秋》〔1940年〕），还有《火》第三

部（1943年）、《憩园》（1944年）、《寒夜》（1947年）等。这两大系列创作曾在社会上发生过重大影响，三四十年代许多城市青年都曾经从这些作品中受到鼓舞，走上了社会革命的道路。

表现社会革命，探索青年知识分子寻求真理的心路历程系列，在艺术风格上基本是《灭亡》的延续。这些作品中凝聚了作家青年时代的生活斗争经历以及社会运动失败的激愤情绪，表达了他面对社会现实，满腔怒火无处发泄，渴望战斗却找不到战场的悲愤心理。作家常常把自己的作品称作“诅咒”，这诅咒本身就包含着反抗的火种，但这又是没有实际行动，无可奈何的反抗，忧郁的阴影笼罩着这一类作品。《新生》是《灭亡》的续篇，着重刻画了杜大心的朋友李冷的成长道路，曲折地反映出当时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的心理变化过程，李冷起先对社会采取愤世嫉俗的消极态度，他把自己关闭在小屋里，诅咒一切，否定一切，也不参加现实的斗争。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对光明的追求，他承认，“我对于我是至高的存在。但是没有了光明，这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后来在妹妹与恋人的帮助下转变了，由上海跑到厦门去参加实际工作，并在一次领导工人罢工的活动中的被捕牺牲。《爱情的三部曲》分别由《雾》、《雨》、《电》三个中篇组成，着重描写了一群不满现实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恋爱与斗争生活。在这部系列小说中，作家有意模仿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创作方法，力图在人物的恋爱过程中把握他的真实性格，暗示出他们对人生、革命以及信仰的态度。《雾》写了两个性格相反的知识分子，一个是革命者陈真，身患重病，但他整个身心都投入到革命

的宣传工作中去，他拒绝与女性接触，只是在内心的苦恼与没日没夜的工作中消耗自己的生命，这个形象显然又是杜大心形象的翻版。另一个是周如水，他懦弱、寡断，对生活缺乏追求的勇气，他一面与一女子真诚地相爱，但不敢隔断与旧礼教的联系，惟恐担了“不孝”的罪名，终于失去了自己的幸福。在《雨》中，陈真与周如水都意外地死去，他们的朋友吴仁民成了小说的主人公。吴仁民的性格与陈、周相反，他热情洋溢，精力充沛，曾多次宣称：“我需要的是热闹、激动。”他对现实充满了激愤之情，却又为找不到正确的斗争方式而弄得满心焦躁，结果把精力浪费在一场三角恋爱的悲剧中。作家通过吴仁民的种种变态心理的刻画，相当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譬如小说中写到吴仁民做了一个恶梦，他梦见：“许多青年给剖腹挖心，给枪毙杀头，给关在监牢里，受刑、受拷问。我看见他们也是血肉造成的。他们的父母妻子在叫号，在痛哭。我问别人，他们为什么会到了这个地步。别人回答说，他们犯了自由思想罪。……我的眼前只有一片血海。我吓得惊叫起来，就这样醒过来了。我发觉我还是住在洋房里而过着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从这里可以看到，作家不但给当时的专制社会以愤怒地批判，也给空谈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辛辣地嘲讽。《雨》是《爱情的三部曲》中结构最完整、人物心理也剖析得较深刻的一部。《电》写的是一群知识分子在福建从事无政府主义的活动，他们在学校、工会、妇协、农协、报馆等各条战线同军阀统治展开斗争，但由于环境的残酷与团体缺乏严密组织，他们的活动遭到了军阀的镇压。这些年轻的战士，一个个庄严地活着，一个个勇敢地死去，把置身恐怖

下的战斗者的心理表现得相当透彻。在《电》里，作者正面提出了信仰的问题，吴仁民在这部作品中已经是获得了正确信仰的人，与另一个理想型的女性李佩珠一起，在各种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小说又写了另一个悲剧性格的青年敏，因为忍受不住恐怖政策的刺激，把“死亡”看作是一种“轮值”，神经质地去追求死亡，以求一快于人我俱亡，结果走上了恐怖主义的道路。作者借这个人物指出，一个从事革命活动的人如果得不到“信仰”的指导，光凭热情是无济于事的。小说中最感动人的篇什是他淋漓尽致地展示了青年人追求信仰、寻求真理过程中内心的种种激情。《电》的结构很奇特，故事情节几重并发，就如一道道闪电，同时在人们眼前划过，稍纵即逝，但文句又干练简洁，在巴金的作品中较有特色。《爱情的三部曲》以后，这类题材的创作渐渐减少。抗战爆发，巴金又写作了《抗战三部曲》的《火》的前两部，写一群知识青年在抗日救亡中的活动，虽然人物的思想性格与前几部同类题材小说有某些相似，（如在《火》第二部里，一些抗日宣传队员们把李佩珠作为他们的学习榜样；在《火》第一部里，作家也写到了抗日青年暗杀奸细的活动），但从创作风格上看，以前作品中寄托的悲愤、绝望的情绪已经渐渐地转为明朗，反映出作家思想风格的变化。

描写家庭生活，抨击旧式家庭腐朽与罪恶的系列创作是从《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为起点的，它凝聚了作家少年时代在封建家庭中获得的种种生活印象与人生经验。《激流三部曲》是一个整体，以一个四代同堂的封建大家庭为背景，写了家长们如何利用旧式家庭的教育与伦理观念，

野蛮地统治着这个黑暗王国里的子民们，把一个个善良、懦弱的青年男女推上绝路。他们用荒淫无耻的寄生生活，挥霍祖上遗留下来的产业，最终也挖空了家庭的根基，使这个大家族在风雨飘摇中自行崩溃。在《家》中，作家着重写了高家祖孙之间的矛盾冲突，写了封建家长高老太爷如何在绝望中死去，孙儿一辈的高觉慧如何冲击家庭的束缚，奔向社会广阔的天地。在《春》中，作家又引入了另一个大家庭周家，对照地写了父女两代人的冲突，并以两个女性的不同结局——淑英受了俄国民粹革命党人故事的影响，敢于反抗父亲包办的婚姻安排，终于在表兄们的支持下逃离家庭，走上新生。蕙却因生性怯弱只能默默地放弃自己所爱的人，服从父命，被迫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男子，终于郁郁而死——为青年人反对封建家庭专制指出了道路。《秋》的气氛更加悲哀、肃杀，留在高家的地主们一个个沉溺于声色之中，加速着自行灭亡的进程。而那些无力反抗家长压迫的弱小者，心灵上、生理上都加倍地受到摧残，不可挽回地成了旧制度的陪葬。如枚少爷的死，淑贞的死，都为这毫无价值的生活方式增添了牺牲品。但小说结尾时，作家依然给了人们一丝希望的亮色，当高家老屋即将出卖，整个家族处于解体的时候，受过新思想教育的女青年琴满怀信心地宣称：“秋天过了，春天就会来的。”从《家》到《秋》，不但小说的基调是从高昂转向低沉，而且在叙述方式上也由主观的倾诉型转向客观的叙述型。尤其是《秋》，几乎没有基本的故事线索，完全由着生活的自然发展，如实地记录了这个地主家族一天天的败落趋势，大量的生活细节描写支撑了小说的框架，读起来感到琐碎、沉闷、冗长，但小说的艺术效果也令人感到

更加逼近于生活。从《家》到《秋》，这个“三部曲”，花了巴金将近十年的时间，这中间还穿插了一部文笔优美的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叙述了一对青年在家庭专制下的恋爱悲剧。《秋》发表于1940年，当时作者的叙事风格已经开始转变，到了194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憩园》，一种新的风格已经定型，小说的技巧也更加圆熟。《憩园》是巴金在抗战后期创作的一部重要小说，从题材上说，它是发展了《激流三部曲》的一个分支，将《激流》中的一个纨绔子弟的故事进行了移植与重新创造。小说的主人公杨梦痴与《激流》中的高克定是同一个生活原型，作家放弃了高家的故事改写杨家，在形象塑造上有了更大的自由，但其精神气质仍是一脉相承的。杨梦痴不务正业，沉缅于吃喝嫖赌之中，肆意挥霍祖产，终于在大家族败落以后被家人驱赶出门，沦为乞丐，潦倒而死。但作家没有像《激流》那样对这个人物一味谴责，他从更加广泛的人性角度，探讨了旧式家庭教育的缺陷、伦理的悲剧以及人与人之间缺乏沟通的原因。巴金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寒夜》也是属于家庭系列的故事，但已经完全摆脱了高家大院的阴影，去展示一个“五四”新文化背景下新型家庭的破碎。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家庭悲剧了。

在题材上，除了上述两大题材的系列以外，巴金的小说还涉及广阔的生活面：如矿区、农村、医院、普通市民，甚至还有表现西欧、日本生活的异域故事和表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故事。

除了中、长篇小说外，巴金还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他早期的短篇小说结构精巧，题旨单纯，每一个作品都表现一个故事或一种情绪。故事大都由第一人称来叙述，语言中